

曼殊
特輯

關於蘇曼殊之點點滴滴【附柳亞子考證函】

孫 湜作
方紀生譯

我與蘇曼殊於明治三十九年在牛込區新小川町劉師培氏底寓所起始相識，那時候我和我兄弟正在念小學，我們一見了蘇氏，立刻就要好起來。

以後我們時常和蘇氏一同到淺草一帶去玩，也常一起照相。那時候蘇氏的確穿僧裝。有一天，在劉氏家裏，看見劉夫人忽然抱着曼殊，在室內繞着走。一位太太抱着穿法衣的和尚，在傍邊看着的人，誰也不覺得奇怪。從這裏可以顯出蘇曼殊底蘇曼殊的真面目來。他天生來就是天真爛漫的孩子一個。他底赤子的純真，年紀增長時也不會消失。因為他是蘇曼殊，所以才抱他的。

他不時的畫墨水畫就在那時。繙譯拜崙底詩，經陳獨秀潤色而出版也在那時。

有繪畫天才的他，對於日本婦人的髮髻很有興味。在淺草的人羣中，以婦人底髮為模特兒，用帶在身上的信紙，一面走一面畫着也在那時；幾次蓄了頰鬚又復剃去也在那個時候。他底友人裏革命黨極多，但他和陳獨秀一樣，不會置籍於同盟會。

民國元年之春，他寄居上海南京路一家叫做第一行臺的旅館。與柳亞子夫婦等打麻雀，叫妓女。訪問客中有各樣各色的人。不久，和我還有另外兩個友人同船來東京，在千駄谷租房子一塊居住。他底本事詩十九首就是那時的作品。詩裏都有異性關係的氣味顯示着，事實上毫沒有這

類的事情。大家同居了半年，其中有一位怪脾氣的朋友，雖不會至於吵架，但終於不想繼續下去，於是這合租的小住家遂解除了。後來他到千葉或青山那兒的熟人家中住下，我們仍不時的碰在一塊。那時候與前此不同的，是總愛說「沒有閱歷可不行呀。」一類的話。想來大約是聽了「孩子氣」的輕蔑，的確受了刺激了。

民國七年，他患胃病，入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求治。我也因為有事去到上海，聽到他病，趕緊前往探視；只見他衰弱異常，指着枕旁新做的帶銅紐扣的青棉襖，呻吟似地說道：『沒有閱歷的人穿了太時髦，有閱歷的人才穿這種衣服哪。』說着取出枕旁的自己喜歡的雪茄煙來給我。閱歷云云的口頭禪，和以前並沒有改變。有一天黃昏時候，我到宮崎滔天氏底崑山路的住宅去串門，滔天氏夫人道：『聽說蘇君氣絕後又甦生，現在不知怎樣哩。』聽了使我大吃一驚，翌朝趕緊跑到醫院去，但他已經死了。遺骸蓋着白布，躺在床上。那時候我非常窮，向父親要了十六圓作為奠儀。孫科氏底母親贈四十圓，其他戴傳賢，葉楚傖等舊知也湊了錢，好容易才辦了喪事。遺骸穿着他平生不會穿過的一般紳士所穿的藍袍馬褂，黑緞鞋，戴上高帽，照了相才納入棺中。終於不會用他所說的「有閱歷者底衣裳」。那一天午後，或其第二天，把棺材運到廣東人停放靈柩的廣肇公所。那時候他底許多革命黨的朋友，因

爲走出租界有被捕的危險，所以送到廣肇公所的人，僅有滔天氏夫人和我，及一位叫做龜井的滔天氏底同鄉，此外還有一位不知名的廣東人。

他在東京的時候，常常說「到廣島省母歸來」的話，但他母親始終沒有到東京來過。

他所嗜好的東西是朱古律糖，牛奶糖和雪茄煙。不穿僧服之後儘穿西服。開始常說閱歷之有無似乎是民國以後的事情。取出金牙去當，和在船上三天不進餐僅食牛奶糖等行爲，都是他底有名的軼事。成爲愛吃甜的「甘黨」，爲他後來奪命的原因。

我不曾見到他臨終的情形，據說他對送終的友人除了「對不住」一語外，任何遺囑的話也不會說。

他底日本話很不行，英語則頗能講，廣東話大約很好；有一天同他去神田的一家廣東人底舖子去買食物，他很想用廣東話，可是對方的廣東人怎麼也不肯用廣東話答他。他底話有些孩子氣，話底說法也有些像小孩，他天生來就是天真爛漫的孩子一個。他之所以無意識地惹人喜歡就因爲這個緣故。

他具有希世的藝術天才，爲僧則沒有和尚的臭味，入俗則沒有一般常人的習氣。他底詩，他底畫，均不求巧異，而自有脫俗的妙處，尤其是墨水繪之瀟灑疏淡的美，恐怕是不易再見到的。

他的字也「書道的」寫的很好。頗有一些女人風的特徵。寫信時，曾在便箋邊沿起，寫滿了小于螞蟻的細字。他到底是否日本人，在他死後很成爲問題。現在看來，他底風貌簡直就是日本人；尤其是他底多髮性更斷然是日本人底特徵。但是，大家過從相與之間，總一次也不會把「純中國人」的事當做問題過。

譯者案：本文作者孫湜氏，曾任北京大學講師，外交部秘書，現任駐日大使館書記官。原著係用日文所

作，登於二月號的「文藝春秋」上。

附柳亞子先生考證函二通

本社接到方紀生先生的稿後，曾請與曼殊最有關係的友人柳亞子先生代爲考據；茲承亞子先生詳加訂正，並認「此文爲直接史料，甚可寶貴。」而於孫伯純先生的履歷，特別介紹，更爲欣慰。今錄亞子先生的原函如後，並誌謝忱。

丹林附誌

丹林兄：方紀生君譯文讀悉。孫湜君爲故壽縣孫少侯先生之長公子，字伯純，一作伯醇，後更名易簡，民國元年由曼殊介紹入南社。他和從兄景山，胞弟仲戟，侄子天逸，都和曼殊極要好。北新本曼殊全集第五冊中，有曼殊和他合影三頁。開華本曼殊全集中，有曼殊給他的信五封。此文爲直接史料，甚可寶貴。唯曼殊與劉師培夫婦同居中込區新小川町的年份，照我所知道的是公元〇七年春夏間，即明治四十年。而孫君說是明治二十九年，也許小有差誤。又曼殊寄居上海南京路第一行臺，據我所記得的，是在民國元年冬季開始，似非民元之春。民元春間，好像曼殊是住在太平洋報社吧。（還記得在我七浦路寓中也住過，不過日子是弄不清楚了。）至於曼殊和孫君同船赴東京事，則在民元舊曆三月十四日。曼殊與葉楚傖書：「不慧接家母來電促速歸，明晨乘筑前丸東渡，孫少侯之長公子暨猶子輩六人同行，途中頗不寂寞。」正指此事。四月十一日再來上海。五月五日，復赴日本。直到九月二十一日，又從日本啓程返上海。孫君所說在千駄谷租屋居住，大概是舊曆五月到九月間的事情吧。承囑考據，謹述所知如右。再會。亞子。

丹林社兄：昨信言曼殊事，忘却一語。曼殊血統問題，現確定爲中山人蘇傑生與日本下女所生，蓋父華而母日也。孫君所稱容貌及多髮像日本人，一定是混血的關係了。再會。亞子。